



戈门终将被遗忘

李唐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们终将被遗忘 / 李唐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7. 1
(蜉蝣书系)

ISBN 978-7-5404-7862-9

I. ①我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292150号



W o m e n Zhongjiang bei Y i w ang

我们终将被遗忘

李唐 著

出版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唐 贾

装帧设计: 高潮工作

版式设计: 流帽图文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址: 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湖南雅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制

2017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 880 mm×1230 mm 1/32

印张: 8.5

字数: 120千字

书号: ISBN 978-7-5404-7862-9

定价: 32.00元

(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)

目录

- 001 来自西伯利亚的风
- 027 幻之花
- 065 动物之心
- 099 呼吸
- 145 巴别
- 177 诺亚
- 209 氧气与月亮
- 223 蚁蛉旅馆
- 259 后记：写作是一场幻境

来自西伯利亚的风

陈眠拉开窗帘，将脸贴在窗户上。冷冰冰的触感立刻浸透了半张脸。雾霾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，现在，窗外依旧是一片混沌。没有阳光，是惨白的颜色。他尽量往外看去，却什么也看不清楚。只有近处的高楼显现出模糊的轮廓。还有车流声，以及人群的交谈声，相继涌入他的耳朵，这使他稍稍安下心来。这不是梦境，他在心里说。最近一段时间，他的梦境越来越真实，他经常会置身于一间小屋中（或许就是这间，但他并不确定），梦里的小屋也有窗户，他透过玻璃往外看，看到的景象与现在一模一样，也是这样混沌、阴沉。不过，梦里的世界是没有声音的，绝对的安静，连自己的呼吸声都听不到。他像是误入了一部古老的默片电影里。无论他在梦中大声喊叫，或是拍打窗户，都不会发出一丝声响。

而现在，窗外的声音是真真切切的。这是现实生活的嘈

杂，尽管有些冷清。他瞄了一眼闹钟，六点半，B城正在苏醒。他紧紧贴着窗玻璃，很快，他的鼻息处涌出了一片水雾。他擦掉水雾，继续将脸贴在玻璃上。他想，如果有人从对面的大楼看过来，自己的样子一定很滑稽。但隔着这层厚厚的霾，他根本不用担心这种情况发生。窗户很干净，这是他平日里一个小小的爱好，他总是喜欢将玻璃擦拭得一尘不染，有时近乎病态。每次，他都非常细致地从里到外将窗户一寸一寸擦干净，容不下一点灰尘。他工作时的样子，就像是想让窗户消失一样。透过窗户，他可以看到雾霾像是一个胖子的大肚子那样贴着窗玻璃缓缓挪动，或者，像是某种野兽的舌头，贪婪地舔舐。它想要进来，陈眠想，它并不满足于只在窗外流连……

他重新躺回床上，想再睡一会儿，却怎么也睡不着。两个小时前，他刚刚值完夜班。今晚依然是他值班，他需要利用白天的时间休息。可是他越强迫自己反而越睡不着。就这样折腾了一个多小时，窗外变得更加嘈杂。整座城市已经苏醒。他干脆坐起身，摸到遥控板，打开了电视。电视里正播到早间新闻间隙的天气预报。

“今天上午本市将迎来一股来自西伯利亚的强冷空气，气温将会降低 $5^{\circ}\text{C}\sim 6^{\circ}\text{C}$ ，请市民朋友注意防风保暖……”屏幕里，播报员用字正腔圆的语气说道，他的语调中有一丝

并不明显的兴奋。是啊，这个城市太需要一场大风用来驱散雾霾了。陈眠从床头柜里找出几盘光碟，放进电视下面的DVD机里。这是他在音像店淘的几部默片。不知为何，从小他就喜欢看默片，他对那黑白的、没有声音的影像世界深深着迷。因此，他一点也不奇怪自己总是爱做没有声音的梦。

看了一会儿《摩登时代》，他知道自己的睡意已经完全消逝无踪，肚子却有些饿了。于是他披上外衣，穿好鞋，出去觅食。走出单元门，是一片灰蒙蒙的世界。他突然觉得周围安静了不少。小区花园里只有偶尔几个人影，都戴着口罩，急匆匆地赶路。他走到街上，人们无一例外地戴着口罩。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出门时忘了戴口罩。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焦味。

行人在他两侧来来去去。这时，在人群中，陈眠看到了一个女人的背影。他不由自主地跟了上去。陈眠只能看到女人的背影，但这个背影已经深深地迷住了他。他总是会对某些人的背影着迷，有女人，也有男人。他会紧紧地跟着那些背影，像是私家侦探那样。有时他会不知不觉中走到一些陌生的地方，不过，他对这样的游戏依然乐此不疲。

女人伸手拦下一辆出租车，这让陈眠觉得很扫兴。他不禁冒出一股冲动：也拦下一辆车，然后对司机说：“跟上前面那辆车。”他想象着司机看他的表情……

出租车很快就被雾霾吞没。他站在原地，愣愣地看着出租车消失的方向。戴口罩的人流推挤着他继续向前走。

陈眠走出值班室的大门，点上一支烟。烟头在黑夜中微弱地闪烁。他看着眼前夜深人静的小区。停车场内的车子像是一双双皮鞋整齐地码放着。没有人。路灯将光芒收缩在灯泡内，只吝啬地照着脚下的几块地砖，留下大片的黑暗地带。雾霾依旧堆积着，将路灯的光过滤得朦朦胧胧。风还没有来，树枝很安静。那些来自西伯利亚的风现在到哪里了？他吐出一口蓝色的烟。他看着烟气缓缓上升，轻柔地笼罩住值班室门口上方的一盏昏黄的灯。那盏灯像是这黑夜里的一双独眼。他掐灭烟头，反身回到值班室。

值班室很狭小，其中一半都被监控器占据了。他坐在监控器前的椅子上，看着眼前密密麻麻的屏幕。它们被等量分割成无数个小长方形，像是蜜蜂的复眼。每一块电子屏幕上都显示着小区里的某一处角落。从小区入口到花园、停车场、健身区，都布满了摄像头。怎么会有这么多摄像头？自从他当上小区保安以来，会尽量避开有摄像头的地方，为此他专门“开辟”了一条线路，那是一条巧妙地可以避开几乎所有摄像头的线路。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，只是

他一想到有一台摄像头在暗中观看自己，就会觉得浑身不舒服。

他看了看表，已经将近十二点了。看样子，风是不会来了。他的肚子却准时地饿起来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他总是感到饥饿，并且每次饥饿都令他脚底发凉，心慌意乱，强迫他立刻进食，没有商量的余地。他以为自己得了糖尿病或甲亢之类的病，但医院的检查结果却显示他的身体非常健康。“可能只是有点低血糖。”医生对他说，应该多补充一些糖分。

现在，这种饥饿又一次攫住了他。当这种饥饿感降临时，就像是潮汐一样使他无法抵挡。他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张小纸片，浸透在冰凉的水中。他撕开早前准备好的方便面，倒上开水，呼啦呼啦地吃了起来，声音很响。整间值班室就他一个人，他甚至觉得整座小区也只有他一个人。监视器里的画面像是一幅幅油画般静止不动。

吃完泡面，又塞进两块饼干，肚子上的饥饿感明显缓解了。他靠在椅背上，像是刚刚跑完长跑的运动员，喘着粗气。他想，再这么下去，自己的工资还不够吃的。一种莫名的耻辱感涌上心头，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仿佛是在责备自己没有经受住饥饿的考验。他觉得自己的胃里长出了一个无底洞，需要源源不断地往里面填东西。

今天的夜晚格外安静，静得像是那些总是无声的梦。整个漫漫长夜此刻都是属于他的。他伸了一个懒腰，强打精神盯着一个个小屏幕。这时，左上角的一台屏幕中出现了人影。他靠着椅背，眯起眼睛，看着那台屏幕。那是在小区花园的树木深处，画面里是一男一女，由于光线太暗，他看不清楚他们的长相，只能看到女人留着短发。他们说着什么话，然后拥抱在了一起，开始接吻。陈眠的后背离开了椅背，微微前倾，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幕。

这样的画面几乎每天都会出现，只是早晚的问题。他们总会躲进同样的地方，以为没有人会看见。那里的摄像头非常隐蔽，陈眠也不知道当初为什么要在林子里安装一只摄像头，那里连自行车也没有。当然，他从来没问过，这是属于他自己的秘密。

不多时，那对情侣就走出了林子，屏幕里的画面重新变成静止。

陈眠被一阵尖锐的长啸声吵醒。他睁开眼，看向窗子的方向。窗帘安静地垂落着，透出清晨模糊的光线。他轻轻叹口气，想要下床，却怎么也找不到拖鞋了。他只好光着脚踩在冰凉的地板上。窗外依然是城市的喧嚣声，如潮水般源源

不绝地涌进来。陈眠觉得自己的脑袋发涨，变得沉甸甸的，像是一颗保龄球。每天清晨他都会被各种声响吵醒，有时是外面的喇叭声、争吵声、发廊的音乐声，或是邻居的装修声，或干脆是一些莫名其妙的声音。就像是刚才的那一声长啸，是从哪里发出来的？他拉开窗帘，看到城市依然笼罩在一片尘雾中。风还是没有来，陈眠想。他打开电视，看到天气预报依然在说，今天是一个大风降温的天气。可是风在哪里呢？他看着播报员的脸，那张脸的表情似乎是在告诉人们，风，很快就会来了，来自西伯利亚平原的风，已经不远了。大家再坚持一下。

来自西伯利亚的风……陈眠闭上眼，想象着他从未亲眼见过的广阔平原。大雪纷飞，荒凉，几十里看不到人烟。那些顽强的针叶植物挺立在刺骨的寒风中。或许偶尔会有马车经过，赶车的人紧紧地包裹在衣服里，不留一丝让风趁虚而入的缝隙。他挥舞着鞭子，驱赶着骨瘦嶙峋的老马。灼热的气息从老马的鼻孔里喷出，转瞬就冻成细小的颗粒。在白雪皑皑的平原上，他们留下艰难前行的脚印和车辙。风，在他们的头顶呼啸而过。

但是风始终没有来。这个被大雾侵袭的城市，每个人都等待着风来拯救。他们在绝望中鼓捣出各种噪音，无数的喧嚣汇聚在一起，如不远处那条肮脏、迟缓的护城河，滞涩

地流淌。而陈眠就被裹挟其中。他曾试过很多方法，吃安眠药、塞耳塞，但都不管用。他很容易就被吵醒。他的耳朵太敏感了，稍有风吹草动他都无法躲避。从小，他的注意力就很难集中，以至于父母以为他得了多动症。但他知道，自己是被各种声音吸引了，哪怕是最细微的声音，也都会干扰到他。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声音总是会令他感到疲惫不堪，因此，家里人都说他“一点也不活泼”，总是“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”。

刚才那使他惊醒的长啸依然没有着落。它像是汽车急刹车的声音。是出车祸了吗？从窗户这里什么也看不见，雾气似乎更加浓稠了，仿佛用手触摸可以在上面留下手印。他穿好衣服，走到外面。肚子又叫唤了起来。他走出小区，沿着马路慢慢地走。戴口罩的行人从雾中出现，又匆匆消失在雾中，仿佛是一只只在雾中穿行的昆虫。看不到车祸现场，所有事物都很平静，只有声音从四面八方朝他涌来，他无法逃避，只能默默接受，像是砧子上的一块薄铁，忍受着声音之锤的敲打。不知从何时起，这个城市越来越喧嚣了，几乎令他无法忍耐。

在一根电线杆前，他停了下来。他忽然意识到自己迷路了。浓重的雾气抹去了熟悉的路标，使远处变得一片白蒙蒙，仿佛走入了一副四周都是留白的画中。他茫然地看着看不到

面容的人们从他身旁走过，听着车轮重重碾过柏油马路以及此起彼伏的喇叭声。他靠在电线杆上，那种疲惫感再一次将他席卷。

并不是电线杆。他这才发现，他以为是电线杆的东西其实顶端连着一个大牌子，像是路边常见的广告牌，但它也并不是广告牌，而是分贝牌。他看到牌子上面显示的不停跳动着数字，发出红色的光，可在浓雾中显得很微弱。数字在一点点往上递增，68、70、72……他忽然有些动容。他像是股票大厅里看涨跌的人一样，认真地盯着上面的数字。后来，它停在一个数字上，再也不动了，慢慢地，红色的光也熄灭了。

你坏掉了吗？他用脚踢了两下，依然没反应。人群在他身旁川流不息，可没有人往牌子上看一眼。

他已经饿得快要虚脱了。

夜晚，他坐在值班室里，看着面前的屏幕。那对情侣已经好几天没有出现了。或许他们发现了那里的摄像头，当然，这种可能性很小——他们有很多理由不再出现。那块屏幕变得死气沉沉。他站起身，伸了一个懒腰。值夜保安的工作是非常无趣的，但陈眠却乐在其中。他喜欢夜晚的寂静，是的，相比于白天，夜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空间。在这样寂静的空

间中，他的心像是之前被捏成一团的塑料纸，得以缓慢舒展。此外，被电子屏幕分割的世界使他感到安心，而在现实生活中，他与人群接触总会有莫名的紧张。

饥饿感又一次袭来。他强迫自己滴水不沾，与饥饿做斗争。忍受饥饿是痛苦的，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变得虚弱，额头冒出细密的汗珠，胃也隐隐作痛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饥饿感终于如落潮般退却了。这是一次胜利，他想。胜利的喜悦充盈着他的全身。

这时，他看到手机上有一条未读短信。刚才他只顾着跟饥饿做斗争，没有听见。他打开手机，见对方标注的名字是“水妖”。这是他在网上认识的一个女人，他甚至到现在都不知道女人的名字。“我的名字太俗气啦，满大街都是。不好意思说出口。你还是叫我水妖吧。”女人解释道，还发了一个调皮的表情。

他们在网上聊得很火热。一段时间后，陈眠提出见面的要求。水妖并没有拒绝，她对陈眠说：“我们要见面了，可我还不知道你是做什么的。方便透露吗？”她在后面加了一个“哈哈”的表情。

陈眠停顿了片刻，然后敲下两个字：

“警察。”

“哇！”水妖这次换成了惊呼的表情，“我还真没有跟警

察交过朋友呢。”

陈眠感到脸上有些发烧，但很快，他意识到对方看不到自己的窘迫。于是他放松下来，露出了恶作剧般的笑容。警察？他几乎笑出了声。不过，这笑容很快就在他脸上消逝了。他点燃一根烟，继续与水妖有一搭无一搭地聊着。

当一个警察是他小时候曾有过的梦想。他回想起小学时，下课后最喜欢跟同学做警察抓小偷的游戏。每一回，他都要求做警察，这要求近乎霸道。于是，慢慢地，没有同学愿意跟他在一起玩了。

但是，陈眠的警察梦并未付诸任何实践，甚至到后来，他已经羞于说出口。在别人眼中，他是一个沉默、胆小，同时又有些迷糊的男孩子，这是周围人对他的共同认知。他可以想象，当警察的想法将会得到他们怎样的反应。想到这些，陈眠首先在自己的内心里便退缩了。他无意于改变别人对他的认知，甚至说，别人对他认知的改变反而会令他感到羞愧难当。

就这样，他像无数人那样，考上了普通的大学，然后毕业工作，又失业。那段时间，工作找得很不顺利，他总是会轻易地被外界所干扰，无法集中注意力，哪怕是面试时也一样。因此，他经历了无数次的碰壁，最后找到了小区值夜保安的工作。